



大美夕阳

给婆婆“点赞”

■管洪芬

累了一天，等吃过晚饭好不容易有了闲暇，我便如往常一般窝在沙发里刷起了视频。突然，手机屏幕上一个熟悉的身影闪入我的视线，“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，等你来摘那最美的一朵……”看着那花里胡哨的特效，颇真年代感的配乐，我忍俊不禁，一下子笑出了声。

虽然笑着，手里却没闲着，我赶紧给视频点赞，并且一边念叨一边评论：“唱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”一边的老公听到我念叨的话，一时间也不由得笑着摇头：“是不是又是给我妈的视频点赞评论？我发现你们都是神人，明眼人一看就是配的乐，而且就算是对口型也明显没对好，偏就有你们这么一群人整天睁着眼睛说瞎话夸她唱得好，最离谱的是，她还信了……”

我不由得哈哈大笑，不得不说，其实就老公说的这些话，在我这，以前也是难解之谜。经常刷视频的人应该不难发现，视频里有这么一群老太太，天天拍作品拍得不亦乐乎，关键每个作品必用特效，那特效花哨、夸张到简直是离了个大谱，而且配的音乐那叫一个年代感十足；再说对口形吧，她们不是节奏跟不上，就是手舞足蹈胡乱唱，但就是这些作品，我惊奇地发现每个都点赞、评论数奇高，而且好多评论无一不是夸赞“人美歌甜，唱得好好”的。

我以前不理解，但经常刷着婆婆的抖音号我突然就理解了。早几年，婆婆从工厂退休，因为也没什么爱好，一时间这样闲下来便总觉得无所事事，日子过得没有意思。感受着婆婆的这种情绪低落，大概是半年前，有一次我给她看我拍的孩子视频时就突发奇想，我告诉婆婆，她无聊的时候也可以拍视频啊，拍花拍草，拍什么都行。婆婆一开始畏畏缩缩，就感觉自己也不懂这些，我便手把手教着她用她做的一桌子美食拍了第一个视频。我自然是第一个给她点赞，并且评论说“这些菜看着就色香味俱全，吃起来更香”。记忆里婆婆把这个视频看了好久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视频后来竟突然有好几十个人点赞评论，着实让婆婆惊喜不已。

我后来倒也没特意去注意婆婆在拍些什么，反正只要刷到我就会点个赞再评论一句。我也不知道婆婆是几时爱上对口形唱歌的，反正即便看着搞笑，我还是会点个赞评论里夸赞一句。很多人会较真，感觉这些视频后的评论简直“睁着眼睛说瞎话”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从婆婆一天天情绪的改变中我深悟，其实拍视频发作品不过是她们社交的一种，年轻人每天上班，有同事，有朋友，回家了有家人，就是说有各种的社交圈，而她们，退休了也需要圈子。

就大家年纪差不多的一些人，彼此加好友，然后逢到谁发作品了，点个赞，评个论，其实评什么不重要，有说有话才重要，好心情才重要。有时候点的不是赞，是人情，是寂寥生活里的一抹炫彩。当然了，我给婆婆点赞，是想她开心快乐，想她晚年生活可以老有所乐。

赏春

■百夫长

晨起，与母亲立于天井，边观景，边聊天。

屋前一方堰塘，塘内春水初生，有小鱼嬉戏其间。塘边数株苦楝、老杨和椿树，枝干尤枯，树顶有硕大鸟窝，在晨风里摇曳。另有柳树三五棵，提前得了春的讯息，已然满树嫩芽，鹅黄一片，让人好生欣喜。那嫩绿的枝芽，大概便是春的使者，是新生的希望了。

堰塘旁为油菜地，一片金黄，惜乎蜜蜂不多。从鸟窝里飞出一只喜鹊，几经颤颤，终落在远处田野。不久，一只小白狗跑了过去，悄然逼近后扑了上去。喜鹊受到惊吓，扑棱而起，至前方十余米处落下。小狗仍不死心，又慢慢跑过去，喜鹊再次飞远。这样重复三四次后，喜鹊才最终飞走。小狗心中不舍，死死地望着远飞的喜鹊，过了许久方才跑回。

我问道：“这是谁家的狗子？这么调皮捣蛋。”母亲回答道：“是村东头学军家的。狗子也是傻，鹊儿有翅膀，它哪能抓得到呢！”

忆起史悟冈在《西青散记》中也有类似记载：“幼儿学步，见小鸟行啄，鸣声啁啾，引手潜行，欲执其尾。鸟欺其幼也，前跃数武，复鸣啄如故焉。凝睇久立，仍潜行执之，则扈然而飞。鸟去，则仰面谰咤而呕呢，鸟下复然。”

行文短短数十字，却将文中小儿的天真

烂漫和鸟儿的淘气可爱，描述得栩栩如生。难怪乎钟叔河老先生赞道，古人笔记很少记述儿童生活，专门写童心和童趣的则更少，唯有这段文字，写得最为生动。

心中正想着那幼儿与小狗何其相似，忽听到母亲喊我去摘菜，即回灶屋取一菜篮，篮内置一小铲，跟随母亲去往菜地。

菜地在屋前，为父亲在世时亲手挖塘中淤泥筑成。菜地面积不大，长五六米，宽一米左右，蔬菜种类却丰，计有菠菜、莴笋、香菜、瓢儿菜、小白菜等七八种。菠菜碧绿，莴笋粗壮，香菜清香，白菜水灵，余下各种，皆青翠欲滴，惹人喜爱。

母亲大病初愈，身子尚虚，站在田埂上，指挥我用小铲挖菜，顷刻间装满大半篮。

俄而，母亲指着一丛开着小白花、叶呈羽状的野菜对我说：“这是荠菜，也叫地米菜。凉拌荠菜和荠菜炒蛋，都很好吃。”我高兴地说：“那我挖点回去，你做给我吃吧。”母亲含笑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有一首关于荠菜的儿歌，也很好听。”我央求母亲快唱给我听，并打开手机开始录像。

母亲也不推辞，清了清嗓子，对着镜头唱了起来：“地米菜，土里生，我是嘎嘎（外婆）的亲外孙。嘎嘎留我吃早饭，两个舅舅不作声，两个舅妈鼓眼睛，推倒桌子顶住门，我一辈子不踏嘎嘎的门……”唱毕，母亲笑个不停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那日，手提一篮碧绿，走在和煦的春风里，我帮母亲把整个春天都带回了家。

花冤枉钱

■朱辉

朋友二喜的母亲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一直是一家之主，在家里说一不二。然而岁月不饶人，如今年逾八旬的她，常年住在养老院里，需要护工搀扶才能短距离走动，强势作风早已不复存在。近两年，每次二喜去探望，她都央求他给买个智能手机，二喜每每找各种借口回绝。

二喜私下告诉我，他认为母亲根本学不会使用智能机，直说怕伤了她的自尊心。他母亲年轻时是车间里的铁姑娘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抢在前面干，可是学习新知识就不太行了。几年前二喜给她买了个老人机，至今她还用不熟练，接电话手忙脚乱，常常按错了键。智能机复杂得多，可想而知，她怎么可能学会？

虽然老人家强势作风不再，可固执的脾气一点没改。两年间，一直重复重复再重复地要求买智能机。二喜的儿子看不下去了，觉得老爸过于“抠搜”。款式旧一点的智能机，不过几百块钱。上个月，在探望老人之后，二喜的儿子当即去街上买了一部，回头送到了养老院。

“钱虽然不多，也是辛苦挣来的，这不

是往水里扔吗？”二喜抱怨儿子败家。

果然，老太太怎么也学不会使用智能机，相当于几百块钱买了个装饰品。然而老人家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，听护理人员说，她常向院里老伙伴们显摆，说自己学不会用智能机，可是儿子非要给买，最后孙子抢先买了一个。她还说原本孙子要买一个贵的，被她骂了，才买了这个便宜的……

“原本以为知母莫若子，看来这几年交流少了，我一点都不懂母亲的心思。”二喜对我感慨道。同时他又很不理解，土埋到下巴的人了，这么大岁数何以还这么虚荣？别人怎么看，有这么重要吗？

我开导他，他母亲、我母亲还有我们周围许多母亲，都不是岳母、孟母、陶母，她们只是普普通通的老太太，有一点虚荣心并不奇怪。何况她们只是想证明孩子孝顺，对他人并无害处。

我们小时候，都很反感父母对我们提出过高的要求，我们只是普通孩子，不想成为父母嘴里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如今父母到了暮年，我们其实也不应该苛求他们，让他们当一个普通老爷子、老太太吧。有些“冤枉钱”，该花还是得花。花得他们高兴，这钱就算用到了刀刃上。